

荀子之教育言論

饒 彬

荀子之教育言論，亦即荀子之論學。荀子爲戰國晚期之大教育家，其教育思想，俱可於其言論中見之。以其爲一重理智重實用之人爲主義者，故在其教育思想中，亦時時顯露其此一特色。荀子之教育言論，主要當然在其勸學與脩身二篇；其他如儒效、解蔽、性惡、大略諸篇，兼亦有所論及。茲爲研究方便起見，特分以下四點綜述於后：

一、荀子之教育精神

荀子首篇爲勸學篇。勸學篇之『學』字，含有兩種意義。一爲『自我學習』，一爲『教人爲學』。實則『自我學習』，仍爲『教人爲學』所含包。『教人爲學』，爲教育家之職責，因而特先言荀子之教育精神。

儒家之教育精神，自孔子起即以『有教無類』與『因材施教』奠定其始基。荀子爲儒家之一代宗師，其教育精神，自必本於孔子。此可於其言論中見之。他說：

『塗之人可以爲禹。曷謂也？曰：凡禹之可以爲禹者，以其爲仁義法正也。然則仁義法正，有可知可能之理。然而塗之人也，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，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。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。』（性惡篇）

『人之性惡』，爲荀子人性觀之基本主張。但雖然如此，荀子並非以人性固着於惡，而不可移易。荀子堅信教育可將人本惡之性，轉以向善。使人類社會成爲一安定良善之社會。此亦荀子之爲一教育家之主要特徵。

上引荀子之文，所謂『塗之人可以爲禹』與孟子所說之『人皆可以爲堯舜』（孟子、告子下），意實無殊。蓋在荀子看來，若從教育之觀點言之，所謂貧富貴賤等，實皆非構成個人人品高下之主要條件。因其所具有之『可以知之知，可以能之具』等基本條件，本無不同。如加以後天之教育力量，自能有同樣之成就。故荀子雖無『有教無類』之說，實際上此種教育觀點，本潛存於荀子教育精神之中。

至於孔子之『因材施教』，在荀子書中亦頗有類似之言論。如勸學篇說：

『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故君子不做，不隱，不瞽，謹順其身。』（勸學篇）

此雖係承接上文『問楛者，勿告也。告楛者，勿問也。……』而言，但『因材施教』，從『謹順其身』一語，即可明白看出

。本乎此，吾人可知：荀子之教育精神，乃完全遵循孔子之遺意，爲儒家保持舊有之傳統。

二、教育之功能

教育功能之偉大，近世教育家多能言之。教育之所以能成爲今世受人推重之學科，無疑即在其具有一種能使人從矇昧進入靈慧之力量。荀子既爲一大教育家，故其對此點極爲重視。他在勸學篇說：

『本直中繩，輶以爲輪，其曲中規；雖有槁暴不復挺者，輶使之然也。』（勸學篇）

又說：

『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。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。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』（同上）

前者乃說明人爲學之重要，亦即說明教育之偉大改變力。此種改變力，不僅可以改變事物之本性，而且於改變之後，並可使其永久保持其經過變易後之形態。後者言學問之有益於人，亦即所謂教育有能增進人之知識廣度之功能，像登高山方能見天之高，臨深谿方能見地之厚一樣。同時，在勸學篇裏，荀子於言及思不如學時，亦曾提到教育之功能。他說：

『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。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』（勸學篇）

『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』試問君子何以能善假於物乎？善假於物之善，果何所自而來？無疑，此即得之於學，亦即教育之功能之所賜予。

此外荀子亦甚注意教育之環境。蓋教育之功能，可得優良環境之助益，而增進其功能。他說：

『西方有木焉。名曰射干。莖長四寸，生於高山之上，而臨百仞之淵，木莖非能長也，所立者然也。』（同上）

荀子對教育功能與環境之關係，說得最爲顯著者，則莫如左引之一段話。他說：

『干越夷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』（同上）

所謂『教使之然也』，是謂『教育之功能』使然。但此除『教育之功能』外，尙有『環境』之力。若只有『教』而無『環境』之影響，則『干越夷貉之子』，亦難有『干越夷貉』之俗也。故『教育之功能』尙矣，而『環境』之力要亦不可忽之也。

三、為學之方法

荀子既重視教育之功能，故力主人應接受教育。荀子稱人之接受教育，爲『學』或『爲學』。以爲『爲學』之方法，有以數種：

一、積學 積學爲求學方法最重要之一種。一個人由幼至老，朝乾夕惕，無非是在於積學以充實自己之知識，成就本身之學業。故荀子勸人爲學，特重積學功夫。彼於勸學篇，曾提舉不少之譬證，以示人『積學』之重要。他說：

『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。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。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』（同上）

土積爲山，水積爲淵，當其未積之時，其爲土與水也依然。然却不能以興風雨，生蛟龍。興風雨，生蛟龍者，爲『積』而後之功也。其於『善』也，亦然。『善』積而爲『德』，有『德』，則自能神而明之，以備聖心，而爲聖人。然其所以至於此者，『積』而已矣。此外，荀子又說：

『故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。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河。』（同上）

此乃謂千里之遙，起於跬步。江河之廣，成於小流。是均顯示『積』之功能。荀子對於爲學，極注重『積』之功夫。在儒效篇，他亦有類此之言論。他說：

『故積土而爲山，積水而爲海，且暮積謂之歲，至高謂之天，至下謂之地，字中六指謂之極。涂之人百姓，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。』（儒效篇）

此除更加說明『積之功用』，能成其高，成其大之外，並再次申說，人之積善全盡，並可成爲聖人。聖人乃爲學之最高目標，爲學須靠『積』之功夫，則自不言可喻矣。

二、專一 所謂『專一』，即任事務專一心志，決不分心旁騖之謂。任事如此，爲學自亦不能例外。故荀子之勉人爲學，咸以『專一』爲教。他說：

『行衢道者不至，事兩君者不容。』（勸學篇）

又說：

『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，螭蛇無足而飛，梧鼠五技而窮。』（同上）

此皆說明『專一』之重要。蓋用心不專，事決難成，自古及今，理固然也。荀子於解蔽篇，曾歷舉古代之成名人物，以明此理之非虛。他說：

『故好書者衆矣，而倉頡獨傳者壹也。好稼者衆矣，而后稷獨傳者壹也。好樂者衆矣，而夔獨傳者壹也。好義者衆矣，而舜獨傳者壹也。倕作弓，浮游作矢，而羿精於射。奚仲作車，乘杜作乘馬，而造父精於御。自古及今，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。』（解蔽篇）

倉頡、后稷、夔、舜、羿與造父，均因能『壹』而享累世之盛名。人之爲學，尙能不『專一』乎？

三、有恆 所謂『有恆』，即對事有始有終之謂。就爲學言之，『有恆』亦爲一重大條件。因而在荀子勉人爲學之言論中，嘗以之爲之箴規。他說：

『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則亦及之矣。』（勸學篇）

『騏』、『駑馬』之遲、速，本不能同日而語，但只要持之以恆，『騏驥』亦終有走畢全程之一日。此爲極淺近之道理。一班人昧而不察，總是畏難苟安，設限自困，使個人之事業前程，兩受其害。此等人對上述荀子之言，尤當三復記之！

荀子爲使學者增強其爲學之恆心，更爲之說曰：

『鏹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鏹而不舍，金石可鏹。』（同上）

斯二語者，其含義深矣，大矣。凡有知之士，未有不拳拳服膺，而以之自誠焉。

人之秉賦，得之於自然者，本有差異。其於爲學也，自所難齊。然人若有恆，此現象亦非無可彌補。於此，荀子昭示吾人曰：

『故學曰遲。彼止而待我，我行而就之，則亦或遲或速，或先或後，胡爲乎不可以相及也。』（脩身篇）

天賦之不齊，使人爲學之成就有遲速。然若能守之以恆，『行而就之』，則『或遲或速，或先或後』，終可有相及之一日。荀子爲堅定學者之守恆，更以說喻之曰：

『故跲步而不休，跛鼃千里。累土而不輟，丘山崇成。』（同上）

總之，無論是任事與爲學，有恆均爲成功之必要條件。荀子勸人爲學，以『有恆』爲教，要亦教育家之基本態度也。

四、尊師 韓文公曰：『古之學者必有師。』又曰：『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』可知師之重要，自古已然。』是以荀子勸人爲學，亦重尊師。他說：

『禮者所以正身也，師者所以正禮也。無禮何以正身？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？禮然而然，則是情安禮也。師云而云，則是知若師也。』（脩身篇）

顯然，吾人之一切知識，均得自師傳。其所知之正確與否？完全以師傳之正誤而定。無疑，此皆顯示擇師之重要。案荀子重師之言論，尙不止此。彼於性惡篇也說：

『夫人雖有性資美，而心辨知，必將求賢師而事之。』（性惡篇）

『性質美』與『心辨知』，僅爲求知所具備之基本條件。人若要能知仁行義，仍須受賢師之教導。所以荀子又說：

『得賢師而事之，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。得良友而友之，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。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

。』(同上)

由此一段話，吾人可知賢師，良友對吾人之幫助，有使吾人『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』之效益。所以荀子說：

『故師法者，人之大寶也。』(儒效篇)

因此，對於爲『人之大寶』之師，還不應尊之乎？

荀子於爲學之方法，提出『積學』、『專一』、『有恆』與『尊師』四者，言簡意賅，殷殷勸誘，全爲一位經驗教育者之口吻。其爲後世萬千讀書人之尊敬，宜矣。

四、爲學之目的、科目與次第

一、爲學之目的 荀子以人性本惡，因此化性向善，實爲其積極之教育主張。彼之教人爲學，萬語千言，無非是希望人人皆能成爲一人格完美之聖人。故其教人爲學之目的，亦正反映其此一希望。他說：

『其義，則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。』(勸學篇)

據此，顯然荀子教人爲學之目的，即在使學者成爲知全德備之聖人矣。

當然，爲聖人自非一蹴可幾。以一普通人到達聖人之境地，其間尚須經過若干階段之修養。誠如荀子所謂：

『君子之學也，入乎耳，箸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，端而言，蠕而動，一可以爲法則。』(同上)

然此種功夫，總爲達到目的之過程，而其價值，自宜以目的以爲定。是雖言修養之階段，而仍以明爲學之目的也。

二、爲學之科目 自孔子以來，儒家之教學科目，即以禮樂詩書爲主。論語泰伯記孔子之言曰：『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』又云：『書云，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』(論語爲政)是孔子對四者亦嘗論之也。荀子爲儒家一代宗師，其教人爲學之科目，一循儒家之舊制。詩書禮樂既爲孔子所持重，故荀子於此四科亦深重之。除此數者，在荀子之教學科目中，又增春秋一科。案春秋成於孔子，爲孔子據魯史所編述，文章簡約，多寓微言大義，荀子極爲稱之。彼嘗闡述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之內容云：

『故書者政事之紀也，詩者中聲之所止也，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。』(勸學篇)

又云：

『禮之敬文也，樂之中和也，詩書之博也，春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』(同上)

合前後之兩段話，對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春秋五者，荀子俱已作扼要之說明。其結論，並謂『在天地之間者畢矣。』。『畢矣』

者，非謂天地間之知識學問盡於此也；乃謂世人爲學之科目盡於此矣。

三、爲學之次第 對於上述科目修習，在次第上，荀子亦嘗有所說明。他說：

『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。』（同上）

關於『經』與『禮』究何所指？據本書註者唐楊倞謂：『經謂詩書，禮謂典禮之屬也。』『典禮』二字，清盧文弨氏謂『疑當是曲禮之誤。』余案楊說雖失之寬泛，而盧說亦稍嫌拘泥。蓋當荀子之時，禮記一書，尚在醞釀，而未成定型，何來曲禮之名？荀子所謂之『禮』，意當即楊倞在勸學篇『禮之敬文也』下所注：『周旋揖讓之敬，車服等級之文』之各種禮儀是也。

然除楊注詩、書、禮之外，荀子既曾言及『樂之中和也』、『春秋之微也』，誠恐此二者，亦必在其所謂『始乎誦經』之『經』之範圍。余之此種認定，雖跡近囿於後世五經之名，然是時儒家五經尚未成立，不過就文揣之而已，非敢故合五經之名也。

總之，荀子所定爲學之次序，與後世學者讀者之程序完全符合，於以知荀子對儒學之影響之重大也。

研究至此，吾人似可作如下之結論：是即讀荀子之勸學、脩身、儒效、性惡等篇，足可認定荀子爲我國先秦時代之一大教育家。其所爲之教育言論，處處與其『人性本惡』之基本主張相溝通。彼之勸人爲學，以『積學』、『專一』、『有恆』相勸勉，亦爲致力學問之所必需。荀子此種教人篤實踐履之言論，實教育家應有之態度。因此，荀子之學之被後世儒家所誤會，亦我國教育上之最大不幸也。